

归乡贺寿

■林美聪

老话常说:“人生有四大喜事,即久旱逢甘雨、他乡遇故知、洞房花烛夜、金榜题名时。”对于普通人而言,哪怕拥有一件都是非常幸福的。然而在我的人生中,受他影响,我就收获了两大喜事——久旱逢甘雨、金榜题名时。

这要从我的求学之路开始说起。那时我还深处在一个为生计发愁的年代,但每一个升学的转折点,爷爷就会化身导师——他虽是一名医生,但阅历丰富,能救死扶伤,也能疗愈人心。因此,在我印象中,每到关键时刻,他就会及时出现,比如中考结束,家里面临要让姐姐上大学,还是让我上高中的两难抉择,是他力排众议,支持我们姐弟俩继续求学;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我参加教师招考失利,还是他力挽狂澜,坚持让我再考一年……试问,能在这么多重要关口得到亲人相助、鼎力支持,并最终金榜题名,怎能不是人生大喜?

因此,当我上个星期听到家人要为爷爷操办八十大寿事宜时,脑海中便进出一个想法:哪怕身在外地,哪怕这周多忙,哪怕妻儿无法陪同,而家里人也会念及孩子幼小不会见怪,但我却必须回去为他祝寿。

不过归乡之路却一波三折。先是我早就调好星期五当天下午的所有功课时,家里那边却打来电话:“你们爷爷念及大家路程远、周五工作忙,将宴会延后一天。”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,没辙,我只好撤回所有安排好的功课,再和妻子商量周末的行程。

俗话说得好:“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”我觉得,哪怕惊喜,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当我再次做

好所有调整后,星期五当天早上妻子竟告诉我:“要不我和孩子也一起回去给你爷爷祝寿?”

面对突如其来的喜讯,先前行程与功课改来改去的烦躁,一下子就抛到九霄云外。随之而来的便是奔走相告——我将妻儿也要回去给爷爷祝寿的消息,依次打电话告知爷爷、爸妈和姐姐。不必说,电话那头的他们,和我刚听到这个喜讯时的心情如出一辙。

当天一到家,就看到厨房的烟囱炊烟直冒,远远就飘来饭菜的香气。还没等我开口,妻子就先抢话:“我知道你想说,这才是人间烟火气。”再靠近,就能看见奶奶、妈妈、姑姑们正为当天晚上的寿宴忙得热火朝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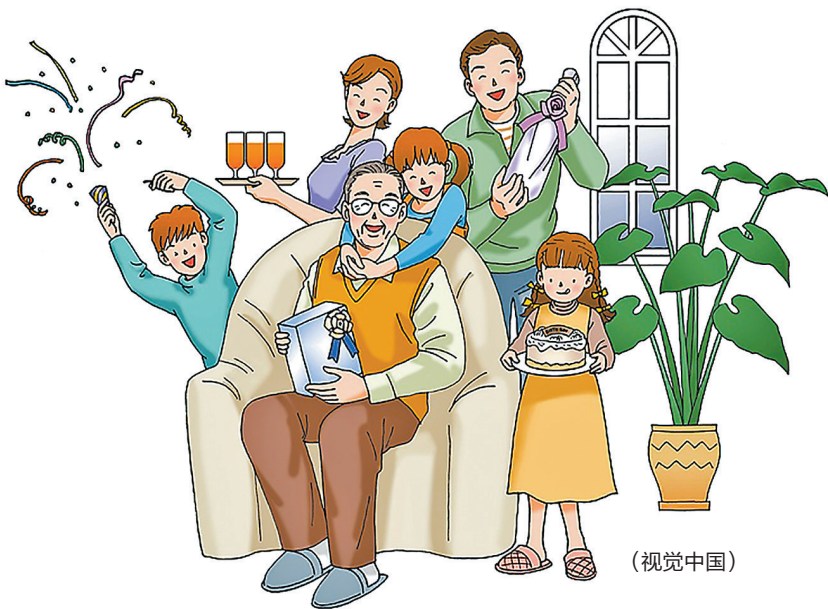
爷爷也没闲着,在门口转悠了好几圈,就等着他的两个太孙回家。两个小娃娃一下车,他就和孩子们迎面来了个大大的拥抱,然后领着两个小朋友去领取硬币了——自从知道两个小朋

友喜欢坐摇摇车,他便开始积攒硬币,每次回来,都能像哆啦A梦的百宝箱一样取出两罐硬币给他俩。

随着天色渐晚,大家纷至沓来。这一天晚上,爷爷和他的儿女、孙子孙女、太孙儿太孙女们四世同堂,围坐于两张大桌前大吃畅饮、家长里短,席间觥筹交错,整整持续了三个多小时,好不热闹。

当然,当天的压轴戏自然是吃蛋糕环节。一辈子操持这个大家庭,勤俭节约的他,这还是第一次隆重地举办生日宴。二三十人挤在同一个客厅,二三十人同唱一首生日歌,二三十人同祝他生辰快乐,爷爷脸上的笑容从未离开过,他也值得所有晚辈们的祝福,配得上所有的美满和幸福。

至少于我而言,深深地感激于他一路的指引和支持。当然,我更希望,爷爷的余生能如他行医多年、行善助人无数那般福泽绵长,寿比南山!



(视觉中国)

山林鲜笋香

■李志宏

眼下,正是马蹄笋的上市时节,邻居送给我几个马蹄笋,色泽诱人。中午我做了米粉汤,笋片加上瘦肉羹,口感鲜嫩清甜。

邻居老家是山里,竹子丰产,连绵遍野。靠山吃山,他们熟悉大山里的每一道沟壑,常往山里闯,把大山当作菜篮子。春夏冬,他们都能挖出笋来,偶尔,也从大山里带回食用的野药材。

邻居说,山里笋的种类不少。除了大家熟悉的春笋、冬笋,四五月,有花笋,壳上有花斑、皮赤的个较小,皮深黑的长得较大,它们量多,在茶园里蔓延。接下来是石竹笋,肉厚又细嫩,粗纤维特别丰富,还有比较普遍的绿竹笋。

笋,如此山珍,备受中国人宠爱。大文豪苏轼不仅“不可居无竹”,还要“餐餐笋煮肉”。明代高

濂在《四时幽赏录》中有言:竹林清味,鲜美无比。人世俗物,岂容此真味。

笋,在药用上具有清热化痰、益气和胃的功效,烹调时无论是凉拌、煎炒还是煲汤,均鲜嫩清香,美味又健康,是极其百搭的食材。《诗经》中有云:“加豆之实,笋簋鱼醢。”笋可谓“天下第一蔬”,菜中珍品。老话儿也说,“无笋不成席”。竹笋炒肉,就是宴席和食堂里的常客,当素雅和荤腥相遇,鲜味便在猛烈中有了更加悠久的余韵,这道菜也成了我们记忆里的印章。

长时间生活在城里,自然向往乡野的况味。“好竹连山觉笋香”,于是,缠着邻居,带我去竹海中找寻“宝藏”。手持锄头、刀具,提着桶,我在竹林里走来走去也没发现被泥土抱在怀里的竹笋。而邻居不一样,在竹林中穿梭,目光一扫,便能找到笋

的痕迹,刨开周围的落叶与泥土,握刀轻轻一旋一撬,“咔嚓”,伴随清脆的断裂声,新鲜竹笋就被挖了出来。我们继续穿梭,看着邻居接二连三地找笋、掘笋、断根、起笋,我的眼里充满惊喜,手也痒了,当我看到一颗微微冒头的笋尖,便让邻居在旁指导,顺利地挖了出来。我将笋捧在手心,脸上挂满幸福的笑容,感觉就像表演了一个无中生有的魔术。

挖笋是一个技术活,要保护竹子的根部不受过多伤害,也不能破坏鲜笋的外观。山里人深谙不同笋的口感、滋味,挖笋的方式都不一样,尤其是挖冬笋,通过竹鞭来寻找竹笋。这里面竟有那么多讲究,我收获大自然的馈赠,又学到不少知识。

傍晚,当竹笋做成汤,主打一个鲜,这时,夏天让人清爽舒适、心旷神怡。

桃溪水畔的千年茶韵

■林鸿杰

桃溪水潺潺流过永春县城,带着戴云山的晨雾与茶园的清香。这座闽南山城,以“万紫千红花不谢,冬暖夏凉四序春”的独特气韵,在时光长河中酿就了一壶醇厚的文化茶汤。

茶山是大地写就的绿色诗行。春日清晨,我站在山腰,看采茶女的手指在云雾中翻飞如蝶。她们腰间竹篓渐渐盛满的,不仅是嫩绿的茶芽,更是千年茶事的传承。苏坑镇的百年老茶树依然挺立,虬曲的枝干上布满青苔,却年年萌发新芽。这些茶树见证了折桂的荣光,也亲历了当代茶农用无人机巡护茶园的变革。

老醋的醇香里沉淀着时光的密码。走进桃城镇的老醋坊,上千个陶瓮整齐排列,瓮口用竹篾封存着岁月的秘密。老师傅用木勺搅动醋醅的动作,与《永春州志》中记载的宋代古法如出一辙。那些在醋缸中沉睡三年的糯米,最终化作琥珀色的液体,成为闽南人家厨房里不可或缺的“味觉乡愁”。在达埔镇,我还见过九旬老人用祖传醋方治疗暑热,黝黑的醋坛上“道光年间”的刻痕依然清晰可辨。

纸织画的经纬间编织着艺术传奇。在县非遗馆,林大师正用特制的“纸笔”,将桑皮纸撕成细如发丝的线条。他布满老茧的手指在经纬架上翻飞,渐渐织出《桃源仙境》的轮廓。这种始于隋唐的技艺,以“隔帘观月,雾里看花”的朦胧美感闻名。当阳光透过纸面,那些交织的纤维在宣纸上投下细密的影子,宛如桃溪水泛起的粼粼波光。

白鹤拳在动静之间传承着武学精魂。五里街镇的武馆里,少年们练习“白鹤展翅”的身影,与清代壁画上的招式遥相呼应。郑师傅演示的“鹤嘴手”,每一式都带着戴云山雾气的灵动。最动人的是晨练时分,当拳势起落与文庙飞檐的剪影重叠,仿佛能看见康熙年间方七娘创拳时的飒爽英姿。

乡愁在侨胞心中生根发芽。在岵山镇的侨批馆,泛黄的信纸上“见字如面”的问候,记录着下南洋先辈的牵挂。如今虽已没有漂洋过海的侨批,但每年清明,马来西亚的永春会馆仍会组织“云端祭祖”,屏幕两端共饮一壶佛手茶,同尝一块榜舍龟。

暮色中桃溪两岸灯笼渐次亮起。水车磨坊的咿呀声与文创园的吉他声奇妙交融,宋代廊桥与玻璃幕墙在波光中相映成趣。这座被《闽书》称为“桃源”的小城,正以它独有的方式诠释着“常绿”的真谛——不是拒绝改变,而是在流动的时光里,始终保持着文化根脉的鲜活。就像那株生长在魁星岩前的千年古樟,新叶与老枝共存,年轮里刻着过往,树梢上却永远迎着新的春风。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